

ヤコウレツシヤ

# 夜行列车

梅晓 著

梅尧

著

ヤコウレッツシャ  
夜行列车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行列车 / 梅骁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04-8164-3

I. ①夜… II. ①梅…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7516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推理·爱情

YE XING LIECHE

# 夜行列车

作 者: 梅 骁  
出 版 人: 曾赛丰  
出 品 人: 郭敬明  
项目总监: 痕 痕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毛闽峰 赵 萌 李 娜  
特约策划: 卡 卡 董 鑫 张明慧  
特约编辑: 孙 宾 孙 鹤  
营销编辑: 杨 帆 周怡文  
设 计 师: 山 川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81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64-3  
定 价: 32.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套中人 ... 001

警察与赞美诗 ... 025

漂亮朋友 ... 047

夜流河 ... 069

将死棋 ... 113

黄雀 ... 179

阿惠 I ... 203

阿惠 II ... 225

夜行列车 ... 245

## 套中人

### 一

沼津的山顶餐厅，透过落地窗，可以把整个沼津都收进眼底。夜色里，四季都弥漫着雾气的沼津，看起来有着影影绰绰的浪漫。

阿南坐在靠窗的位置，抬手看下表，再有十分钟，彦一就会赶到，他向来准时。

在这样一本正经的地方结束一切，是阿南的有意为之，她需要这种仪式感来提醒自己，生活再怎么困顿，也要活得讲究、像样。

一旦下定决心分手，心情倒自在起来，慢悠悠地享受与彦一恋爱的最后时光。

明天起，她就不再是他的女朋友。

新生活近在咫尺，她看着窗外闪过的星光，微微一笑。

“等很久了吧。”彦一擦着额头的汗珠，在她对面坐下。

“我也刚到。”阿南依然微笑。

“先点菜。”彦一招呼服务生。

“好。”

吃过饭就说，他看起来这样疲倦，先让他休息一下，最后一餐，不需要那么赶。

这一餐吃得温和快乐，许久未有过。

他们恋爱五年，住在一起三年多，他还完全没有要求婚的意思，阿南觉得自己的青春所剩无几……不，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阿南发现自己开始厌倦他。

那天彦一下班前打电话给她，让她多准备几个菜，有同事要过来做客，她提前下班，买了两大袋食材，走回家时，双手已经酸痛到不行。做了九个菜，又准备好酒和饭后甜点，已经是晚上八点二十。彦一打电话告诉她，他们临时另有安排，不回去了。

语气平静，理所当然。

她觉得生气，不是因为他让她白白浪费力气，而是因为他对她的不尊重，仿佛她的时间就不是时间，她的事业就不值得被重视，她的人生就可以随时因为他而放下。

她不是那种可以没有自己的女人，她努力念书、工作，不是为了像现在这样，变成被男人肆意轻视的附属。

这不是她想要的爱情。

人常说，爱情易逝，平淡是真。她只觉得那是懦弱，是妥协，是无法继续坚守阵地之后的退而求其次。

好的爱情，不该有那么多无可奈何的费尽心力和极力隐忍的歇斯底里。

那天她侧身看着已然熟睡的他，他平和地打着鼾。他是什么时

候开始打鼾的？

她厌恶地想。

被他如雷的鼾声吵到无法入睡。

就是在那一天，她决定要和他分手。

她已经没办法再忍受下去。

正巧到了五周年纪念日，彦一约她来山顶餐厅吃饭。好的时间，好的地点，说了分手，自然圆满。

饭菜已经吃得差不多，彦一招呼服务生上甜点。

她的芝士小蛋糕上来了。

嗯，吃完就可以边喝果汁，边聊聊两个人对未来的打算，接着就可以顺势提分手。

这里的芝士依然浓郁到让人充满幸福感，第二勺放进嘴里，她突然咬到一个硬硬的东西。

吐出来，是一枚戒指。

抬起头，彦一已经单膝下跪。

“阿南，你愿意嫁给我吗？”

餐厅里的客人和服务生都注意到了这一对浪漫情侣，全都站起身来，边鼓掌边起哄。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整齐的起哄声，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她脸上。

“我愿意。”她咬着牙说。

山并不高，下山回家，步行便可。

一路上，彦一兴奋地和她说着关于婚礼的计划，她则想着该如何提分手。

即便是要分手，阿南也不忍心在那么多人面前让彦一难堪，只能先答应下来，回家路上再提。

彦一很高兴，她却一路安静，他越高兴，她就越不知该如何开口。

每次下定决心开口，又被彦一关于未来、婚礼的激动畅想全然击退，她想喝止他的畅想，告诉他那个未来不会有了，可看到他神采奕奕、满脸兴奋的样子，又心生不忍。

但她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妥协。

她深深呼吸，终于开口。

“我们婚礼可以去个海岛举行……”彦一依然在畅想未来。

“彦一，其实我……”

“不许动！”威吓声从身后传来，有人拿刀抵住了他们。

刀尖凉凉地碰触着她后背的皮肤，她的身体忍不住发抖。

“把钱交出来。”

“你别冲动，钱我们有，都给你，都给你……”彦一慢慢转过身，把手放进口袋里，像是要掏钱包。

“他依然如此软弱……”

阿南心中不禁失望，却见彦一突然反抗，阿南惊叫出声。



劫匪遭遇反抗，被因为急了眼所以气势惊人的彦一吓到，短暂的节节败退后，终于也奋起反击，一时间两个男人扭打在山中路上。

“快报警啊！”彦一冲阿南喊。

劫匪听到，挣扎着要站起身来，向着阿南的方向过去。

彦一立即猛地向前扑去，将劫匪扑倒在地，劫匪见无法触碰到阿南，便又回身攻击彦一，但躺在地上根本无法完全使出力气，手中的刀被彦一把夺过。

彦一没有丝毫犹豫，双手握住刀柄，猛力向下，一刀捅进了劫匪的胸口。

阿南看到劫匪的四肢在抽搐，全身都在抽搐，血汩汩地从劫匪胸口涌了出来，劫匪喉咙中发出某种兽类的声音。

很快地，劫匪便不再动弹。红色的血缓缓地流到马路上，在昏黄路灯的映照下，格外凄艳惊悚。

阿南的惊叫声响彻整条山路。

### 三

这是秋野来到沼津的第六年，依然是个籍籍无名的小演员。

“你们都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变成大明星，回来证明你们都错了。”

当年他如此决绝地放下狠话，做出年少出走的决定，可放狠话容易，真的做到却是难上加难。

他以为自己不需要着急，他以为自己还年轻，他以为自己天赋异禀，只要安心等待，机会总会来临。

可来到沼津之后才发现，与他怀揣着同一个梦的人太多太多，比他年轻的有，比他有才华的有，比他决绝壮烈的更有，他的勇气在第一次试镜排了五小时的队，最后却被告知人选已经内定时，就已经消磨掉大半。

他坐在马路边，告诉自己，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时间过去得越久，他就越发怀疑，这个“暂时”到底还有多久，会不会永远“暂时”下去，会不会他永远都只是一个凄凉的、贫穷的、没人赏识的龙套。

时间慢慢过去，他终究说服了自己，人生大概就是如此。

有梦想的人很多，实现了的人很少；下定决心的人很多，坚持下去的人很少；放狠话的人很多，衣锦还乡的人很少。

人类生命短短不过百年，人人都活得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没理由偏偏轮到你独一无二、绽放光芒。

于是他不再恪守自己关于演员的准则，即便是与电影、电视剧没太大关系的演出，他也愿意接。于是有了在养老院里讲笑话的他，中学生课本剧里演古人的他，幼儿园里穿着玩偶外套演大灰狼的他，别人的生日惊喜派对上助兴歌唱的他，离婚案子里被用作甜蜜陷阱去勾引别人太太的他……他终究扮演了形形色色的角色，只不过不是在摄影机前。

他最喜欢去幼儿园，那些平日里讨人厌的小鬼们，变成了最投入的观众，他永远记得，第一次来这里演一个被巫婆诅咒的王子，

他本只把这当作一份拿钱走人的工作，却不曾想到，当诅咒下到他身上，他在台上痛苦万分的时候，台下的小鬼们竟都屏住呼吸，双手紧紧握在胸前，目光炯炯地怜惜地盯着倒地的他，好像他们自己就是王子的兄弟亲人。当他终于大仇得报，解除诅咒，干掉巫婆时，小鬼们也真心实意地长舒一口气，笑着为他的胜利击掌欢呼，如同欢庆一个久别重逢的节日。

在他苦撑了这么多年后，舞台上那种妙不可言的轻飘飘的快乐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

结束后，他们把热烈的掌声给他。

他第一次体会到只有在前辈的传说里才会有的聚光灯下被众人注视的巨大满足感。

谢幕时，小鬼们冲上来热情地拥抱他。

重重簇拥里，他错觉自己终于成了大明星，正在被需要，被爱戴，被载入历史、流芳百世。

之后只要幼儿园有演出，他从不推辞，酬劳都不再多谈，因为他太需要这微薄却货真价实的存在感。

更因为他隐秘又心酸地遇到了她。

她是幼儿园的老师。

他人生里从没出现过这样明亮、聪慧、漂亮的女孩子，他以前生活里接触到的，不是野心勃勃的女演员，就是人老珠黄的女老板，从没见过像她这样真心实意热爱生活的女孩子。

她是怎么做到那么知足快乐的呢？

他不知道，他想知道。

他忘记是第几次演出结束后，她拿给他一瓶水。

“辛苦您了。”她笑着说。

“嗯。”他从未有过地害羞起来。

“周末的话……你有空吗？”他问。

“什么？”她没听清。

“听说有个很好看的电影正在上映，想看的话，一起去吧。”他低着头说。

惴惴不安地等了好一会儿，还没收到回应，他忍不住抬起头，她满脸笑容地说：“好啊。”

再没有比他们的约会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她不仅温柔漂亮，还聪明博学，聊电影，聊文学，聊未来，聊人生，她统统见解不俗。

他们开始每周约会，他觉得自己简直交了天大的好运，才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子，而她对他也是一样，每每到各自回家时，他们总是难舍难分。

交往两个月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想忍受这样的分离，决定住到一起，于是开始一起看房子，商量如何装扮两个人的新家。

找到合适的房子很难，不过他们不急，慢慢来，他也趁机多攒一些钱，有了值得为之努力拼命的人，连虚无的演员梦都显得没那么重要，他开始留心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为了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已是势在必行。

为了爱的人而努力，为了爱的人而放弃，他并不觉得惋惜，甚至觉得只做她一个人的巨星，比做世人的巨星，还要更加满足。

又一天结束约会后，回到家，秋野接到老友电话。

“有个演出的活儿，挺急的，但给钱多，来不来。”

“当然来！”

#### 四

大川最近烦得很。

在他的辖区竟然发生抢劫案，而且竟然演变成杀人案，虽然调查过后发现只是正当防卫。

发生抢劫案，说明他的辖区治安不好。

演变成杀人案，说明他的辖区治安不好到有了不怕死的亡命之徒。

这还不算最糟糕，只要能顺利破获，总能邀到功劳一件。

最糟糕的是有不止一个目击者能够证明，被杀掉的才是歹徒，杀人者只不过是正当防卫，连防卫过当都算不上。

杀人者为了保护自己 and 刚刚求婚成功的女友，夺过歹徒的刀，失手杀死了歹徒。

人证、物证俱在。

也就是说，这案子白白发生了。

歹徒已死，抢劫案没有了，杀人案没有了，他还平白无故落了个治安管理不力的罪名。

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郁闷的事情了。

大川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抽闷烟，他就快退休了，想在退休之前

好好办两件案子，然后光荣隐退。

他可不想担着这么个坏名声，灰溜溜地离开警局。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别敲啦！自己进来！”他没好气。

来人是小野，大川看到他那张苦大仇深的脸，更生气了。

“什么事？”

“那个……”

“什么这这那那的，有事说事，没事滚蛋。”大川不耐烦。

“那个……昨晚发生的那件案子刚开始是抢劫，后来变成了杀人，后来又变成了正当防……”

“这些我都知道了！你在啰唆什么！”

“有人说案发时看到现场有我们辖区的警察正在那边巡逻。”小野像是鼓足勇气才说出口。

“哦？然后呢？”

“然后，案件发生之后，劫匪流血倒地，被抢的女生开始尖叫，那个警察就被吓跑了……”

“……”

“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报社。”

“……”

“明天见报。”

“……”

世界上真的有比“抢劫案变成杀人案又变成正当防卫”还要让人郁闷的事情。

## 五

“沼津警方胆小如鼠，路遇劫案竟落荒而逃。”

加黑加粗的新闻标题就高高地印在报纸上，大川现在担心自己不光是不能光荣退休，怕是连保住现在这个职位都成了问题。

现在全沼津的人都知道他辖区下的警察巡逻时遇到抢劫案，不但没有上前施救，没有勇斗劫匪，反而转身逃跑。

他的脸已然丢尽。

从早晨开始，他就接到数个上层领导的电话，要求他务必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一定不能让民众对警方失去信任，一旦信任丧失，警方以后的工作必然无法顺利进行。

他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想过在马上就要安全退休的时候，还会遇到这种级别的公关危机。

太让人郁闷了。

全都是那个临阵脱逃的警察害的。

他狠狠地想，一定要把那个家伙揪出来，好好处罚，才算完事。

小野又在敲门，他挥挥手示意他进来，小野这次最好带来的是好消息，不然他随时可能暴走警局。

“查到了？”

“还没……”小野低着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

“不就是个排班表吗？有那么难吗？”

“那个……查过昨天的排班表了，昨晚那条下山路段上根本就没安排警察巡逻。”



“.....”

大川猛地把脊背靠在椅子上，深深呼吸，抑制怒火，觉得自己马上就要两眼一翻，气死过去。

又过了煎熬的一天，大川已经快要被大领导们逼疯，可人没找到，案子没进展，公关危机依然无法解决。

他茶饭不思，待在警局盯着各方进度，生怕漏掉案子的突破口。

小野兴冲冲地跑进他办公室。

“案子有大进展！劫匪和杀人者是认识的！”

## 六

警局的审讯室内，小野与彦一对面而坐。

“我们这不是审讯，只是有些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

彦一点点头。

“这个人你认得吧。”小野把劫匪照片推过去。

彦一看了一眼：“有点眼熟。”

“他叫安仁，有印象了吗？”

“安仁？”彦一脸疑惑，又恍然大悟，“我小学同桌的那个阿仁？”

“就是他。”

“他怎么了？”

“他就是那天被你正当防卫时杀掉的劫匪。”

彦一脸的不敢相信：“我们很多年没见了，他小学毕业以后，



就因为家人搬家，转学走了，他最近才来电话，说他在做建材生意，出差路过沿津，顺便看看我。”

小野见彦一并未打算隐瞒他们曾联络过的事实，便也不再拖延。

“你承认你们最近电话联络过，对吧。”

“是的，还没来得及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

“案发当晚，你没认出他？”

“他当时戴着面具，天又那么黑，我怎么可能认得出是他。”

“那后来呢？”

“什么后来？”

“调查案子的时候，为什么你也没有说你们认识。”

“你们根本没再让我看过他啊！”彦一着急起来，“我怎么知道这么多年没见，他会变成劫匪！”

小野帮彦一倒了一杯水：“你别急，我也没说什么。所以是说，他当年转学之后，你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对吗？”

“是的。”

“好，暂时没事了；再有问题，我们会跟你联系的，总之，麻烦你了。”

彦一点点头，走出警局。

## 七

转学多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吗？